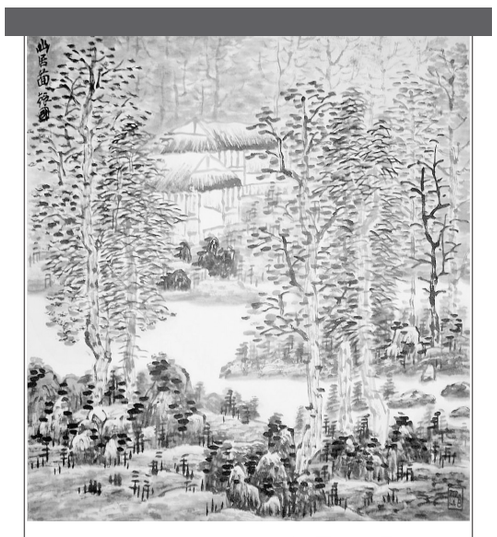


幽居图(国画) 振国

随笔

乡村听戏

鲁先圣

对于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到现场听戏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想听戏，大约只能在荧屏上和收音机里。但是，在乡村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了。那些晚年悠闲的老人，只要身体许可，几乎能够天天有听戏的机会。

我的梅园就建在故乡的村口，是村子里人们进出的必经之地。一到早晨，开开大门，就见到村里的老人们一个个骑着自行车或者电瓶车，车上放着一个高脚的马扎子和一个矿泉水瓶子，在门口集合。一看这阵势，我就知道是附近的村子来了唱戏的班子了。

我有一个叔叔，今年80岁了，他身体很不错，这个年龄了，骑自行车都没有问题。我几乎每天早晨都看到他早早来到梅园门口等人。我曾经问他，怎么知道附近哪个村子里来了戏班呢？他告诉我，谁家的闺女在那个村子里，她们村来了唱戏的，特别捎信来让父母去听戏的，她的父母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大家，所以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我想起小时候在故乡生活，只要村子里来了戏班，母亲就让我赶快去姥姥家报信，请姥姥来听戏。而且，母亲会准备一些特别的饭菜，招待姥姥以及和姥姥一起来的娘家人。看来这个风俗习惯依然在我的故乡保持着呢，而且随着通信工具的发达，现在报信更方便了，打个电话便知道了。

农历四月初三，是我故乡一带很有名的古集会，叫崇寺会。崇寺是故乡一处规模很大的寺院，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文革”期间寺院被毁了，这几年又重新修建起来。到了四月初三，在崇寺所在的地方举办集会，因为是麦收前的时刻，集会上基本以卖麦收中需要的用具为主。这一天，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来这里，规模大约能有几万人。

这一天的开场，就是演戏。而且请来了两个戏班，唱对台戏。我看两个戏班的宣传标语上写的都是河南某个县的豫剧团。我的故乡在鲁西南，因为距离河南较近，人们喜欢听豫剧。我也去了现场，听人们在议论：今天有好戏看了，看看哪家唱得精彩！而且，我还听人们说，谁谁来了，那可是个名角，两人有一拼！看来是因为戏班子来得很频繁，乡人们对于一些戏班子里的名角都很熟悉。

崇寺就在我们村子的后面，算是我们村主办，所以，从前一天我就看到附近的一些邻居兴高采烈地通知亲戚：村里来了戏班子，唱对台戏，来听戏吧。然后兴高采烈地去准备招待亲戚的饭菜。

各个村子里请戏班子的理由很多，家里办喜事、丧事，为老人祝寿，学生金榜题名，生意发了大财，新房落成，修桥铺路，一些特别的节日等，都是请戏班子唱戏的理由。

在乡村里听戏，从来是不收门票的，在宽敞的地方，临时搭建一个戏台子，谁都可以听。我问一个戏班子的班主，演一场戏要收取多少费用。班主告诉我，一般县一级的剧团，大约五六千元，如果是临时组成的草台班子，二三千元也是可以的。听了这样的解释之后，我明白了听戏不买门票的原因了。现在农民的生活都很富裕，不要说是一个村子举办，就是一个家庭请一个戏班子唱几天戏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了什么可以庆祝的事情，请戏班子来唱戏，成了我故乡的一种时尚了。

我常常在我的梅园居住，也跟着这些老人去听了几场戏，有京剧，有豫剧，感受着现场热闹的气氛，真为故乡的人们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高兴。

我发现，相比这朴素原始的娱乐方式，城市里的所有的高雅娱乐瞬间都变得单调而苍白。

人物故事

大师的旷世知交

古滕客

吴宓与陈寅恪，是20世纪的两位国学大师，他们的命运长期交织，荣辱沉浮，至死不渝。他们的友谊令人感动，命运令人心酸，人格令人敬佩。

吴宓与陈寅恪是坚守民族大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交往始于1919年哈佛大学，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吴宓惊其博学，服其卓识，并给国内朋友写信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并多次说，“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1925年，吴宓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旷世之谊，令人赞叹。

吴宓与陈寅恪的交流，不仅在学识上，还涉及处世与婚恋。吴宓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陈寅恪的这一席话，对吴宓决计与陈心一成婚，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尽管这段婚姻并不长久，吴宓后来还是未能全盘接受陈寅恪的婚姻观而移情别恋，但两人一见如故的不寻常的交谊，于此可见一斑。

吴宓与陈寅恪还曾卷入了一场改换校长的风波。1927年7月18日，陈寅恪、吴宓等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清华校长违背校章，妨碍全校发展的决定。同年11月10日，在教授大会上，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陈寅恪和吴宓一向很少涉足行政俗务，然而在1927年的这两次风潮中他二人却颇为积极，且配合十分默契。但仔细思考，吴陈二人的本意，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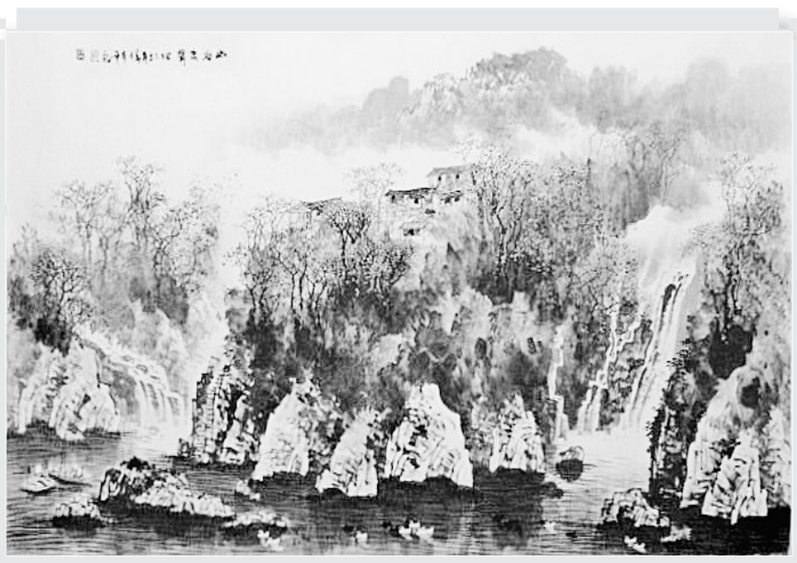
吴宓与陈寅恪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就性格而言，吴宓躁急多虑而热心公益，陈寅恪则沉潜坚毅而志在自修。在抱负上，吴宓毕生怀有“斯文同骨肉”的大悲悯之心，所言所行更偏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立德”，以大块为文章；而陈寅恪则多洁身自好的恬淡退隐思想，侧重于著书以“立言”。然而在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所谋之“道”方面，两位大师却又是殊途同归的。

不过，他们的命运却是悲剧式的，他们的晚年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吴宓晚年受迫害，精神大坏，据说他常大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等语。回忆背诵老友陈寅恪的诗文，成了吴宓晚年的心灵慰藉之一。1973年6月3日的吴宓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而陈寅恪，“文革”一开始，就成了冲击对象。学术助手被赶走，原来照顾他的护士也被赶走。他不但目盲，而且早在1962年跌断了右腿腿骨，不能行走，后在折磨中去世。读到吴宓最后写到广州打探陈寅恪生死消息的那封信，泪欲先下。那一代学者的命运，总令人唏嘘不已。

英雄赞

赵惊鸿

国之重器刑者也，雄风铁拳舞中原；
我自长刀向天笑，君欲亮剑踏嵩山；
铁血警探世忠威，拼命三郎学军赞；
冲锋陷阵玉荣美，舍生忘死卫东战；
科技强警攀高峰，信息导侦智者先；
凝神聚力练内功，众志成城保平安；
敌动我知强预警，掌握先机防未然；
缜密研判越鸿沟，细致分析串并案；
多库联侦合成战，网上布控追逃犯；
家系排查定轨迹，视频图侦新手段；
警务合作辟蹊径，警企联动好搭船；
刑侦尖兵多良将，首战用我定乾坤；
激发活力促竞争，创新争先树典范；
一腔热血奉丹心，豪洒赤诚保民安。



幽谷泉声(国画) 张秀华

小小说

大男孩

张艳霞

这是多年前的一件事儿。

那时，我在给一个绿化私人老板管着事儿。老板承包了几个高档楼盘的绿化养护的活儿，嘱我去帮他管理。

正好是碰上一个夏季，天热。绿化的活儿，大半都是在室外劳作，工资也不高，便走了好些工人。几个楼盘，都喊着缺人。我就让那几个楼盘驻扎的带班，自行去找些工人来干，工资嘛，当然是依照之前的。

是绿城的一个楼盘。下午，我跑过去时，带班的见我来了，忙向我汇报，招了几个工人，已经在外面干活了。

我点点头，说，行，那我们一同去看看吧。

在一栋楼的拐角处，我看到了一个浇水的穿着工作服的工人。远远地看，显得瘦小了些。我走近了，带班喊了那个工人的名字，然后工人就回过了头。我就愣住了。好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啊，这还算是个大男孩，弄不好18岁都没到吧。我问带班的，眼瞅着未成年啊，老板不是关照过，没身份证的不能用吗？带班的说，已经成年了，不信，我一会儿给您看身份证。大男孩似乎也怕我辞退了他，苦着脸说，老板，请你千万别不让我做，你别看我小，我可什么都能做的。我摆摆手，没说话。

在休息室里，带班的把大男孩的身份证拿给我看。大男孩刚刚算是18周岁多一点。带班的还怕我不肯，说，老板，不瞒你说，这小伙子是我一个村的，他爸身体一直不好，他妈又改嫁了，他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带班的还说，而且，你也知道，现在这招人呢，还真不容易。我想了想，说，行，那先让他留下吧。临离开时，我说，记得，别给他安排太累的活，毕竟，人家年纪还小。带班的点着头，说，好，好。

后来的几次，我见到那个大男孩，要么是在打药水，要么是锄草、铺草皮，都挺卖力的。有时，我还会主动朝大男孩打着招呼，说，你好。大男孩也会说，你好。但大男孩的回答，总不由带着些许胆怯。

有一天，我主动去找了那个大男孩。其时，大男孩正站在一排绿篱的边上，卖力地修剪着那些萌发出来的嫩枝丫。我走过去，说，你没想过做别的吗？大男孩慌了一下，说，领导，我没偷懒啊，求你不要开除我。我说，放心吧，你干得很好，我不会开除你的。我只是想问你，你有没兴趣读些绿化方面的课程。正好，最近有个绿化中级工培训，老板让我找一个人，将来可以培养成技术工人。而且，只要能通过考试，工资也能大幅度提高，活儿也会变得轻松。

一开始，大男孩似乎还没太大兴趣，但听到我说工资提高的话，他的头忙不迭地点着，说，行，我参加，我参加！我看着，微微一笑。

后来的一段日子，大男孩或是在楼盘里干活，或是去培训点学习，忙得真是不亦乐乎。学了一个多月，大男孩顺利拿到了中级工证书。大男孩在绿化养护方面的知识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很快，大男孩的工资就被提升了，与其他工人的工资拉开了差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嫉妒。老板收到了那个楼盘几个工人的联名短信，说我和那个带班的包庇大男孩，还说大男孩去参加培训，但工资发的却是足额的，并没扣掉一分钱。

老板似乎是认了真，因为他也不想楼盘里出现问题，这样不利于管理和干活。老板带我一起去了那楼盘。

在休息室里，带班的翻出了那几个月的考勤。考勤上，明明白白写着大男孩缺勤的日子和天数。几个工人怀疑着，说，我们明明记得，发工资时他和我们拿的是一样的工资啊。

老板也是不解，公司里的账他也看过，并没给大男孩多发啊。几个楼盘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我负责发放的。

我知道瞒不下去了，说，其实，他每个月足额的钱，是我个人贴补的。这个不算包庇吧。

所有的人都是一脸恍然。

那个大男孩，看着我，忽然深深地朝我鞠了个躬。

绿城杂俎

总有春天与你相伴

张世普

很多朋友告诉我不喜欢冬天，不但因为它的寒冷，更不喜欢它萧条的样子。残枝败叶，万物凋零，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一位网友给我发来信息：为什么冬天我会感到很孤独？思索很久之后，我回了一个信息：春天你还感到孤独吗？

这个世间最美的季节是春天，春天赋予了万物一次次更加渴望生命的勃发，千花万草，杨柳依依，漫天飞舞，情浓浓，意绵绵。或许，这是老天以最隆重、最慷慨的方式施舍这世间的真和情！在这个季节里很少有人感到孤独。

其实冬天的孤独还是来源于心灵的孤独，被生活磨蚀的心，难免哀叹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苦难。只不过，这一切在冬天这个季节被放大。然而，当我们用心思索生活中类似于春天里蛹化为蝶、万物勃发的自然规则时，难免会有感慨：平凡的生命要经过痛苦的折磨才能编织辉煌，千万个渺小集中在一起就定格为永恒。

春天的生命之所以鲜活，在于它有血有肉的过程中，始终高扬着激情，在于与生俱来的底蕴里，始终流动着对世界最纯粹的良知与渴望。心中有了那一束渴望，便能感受到春暖花开的幸福与温暖。春天结束了冰冷和孤寂，每一个向往温暖和善良的人，最终都会飞向自己心灵的春天。

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应像春天的鲜花，一瓣一瓣地尽情绽放出美丽，向世界播撒清香。假如你为人间冷酷而难过，那么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你自己发出光和热，使人间减少一分冷酷，增加一分温暖。假如这世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哪里还有什么寒冷和孤寂。

生活或许有太多难以排解的无奈和缺憾，不要拒绝帮助，不要辜负帮助，一切都会过去，相信没有永远阴沉的天空。生命与生命相互融合，一起搭建心灵广厦千万间，就能抵御未来的所有风寒。唯其如此，温暖才会延续，激情才会永恒，而此生，也会因此有了温润如玉的慰藉。

我爱的人，爱我的人，你，还有他，还生活在冰封的冬天里吗？在你寒冷的日子里，我愿用春天祈祷花儿瓣瓣绽放，换你一生不再孤独，无论风有多狂，雪有多大，我的心总是为你而温暖。那样，你还会感到孤独吗？

新书架

《互联网银行》

宋倩颖

当下已进入数字化金融时代，马云所说的“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已经为传统银行敲响了警钟。在各类新金融形势层出不穷的年代，传统金融时代的霸主该如何应对和转型？它们是否已经注定消亡？

著名金融业评论家斯金纳从全球新型银行出发，结合转型期间的各方面挑战和障碍，以最直接明了的方式，给出最可行、最具体的应对方案。这本书循着大数据带给各行业的机遇和挑战，讲述了在这个时代，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给消费者带去的消费动力以及企业与银行关系的改变。这本书不仅包含对银行业改革的全面指导与背景介绍，同时也深入分析了各类银行在这一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既有像英国巴克莱银行、波兰mBank这样的传统银行，也有城市银行这样的新兴银行。

除此之外，书中还介绍了新型金融的一些实例，如英国Zopa(互联网P2P贷款)、比特币等，对有意参与未来商业贸易及银行业的人来说极具价值。

连载

我跟大家讲话，假如我全用20世纪70年代那套语言讲，大家就会觉得很有隔阂。你思考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你的词汇系统有关。如果你能很快熟悉今天80后、90后用的词汇系统，那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超越你的实际年龄，大家就不会觉得你很落伍。我们看到牟其中以后，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词来—恍如隔世，感觉他仍然活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和牟其中是同事，我们俩面对面坐，每天聊天，他给我讲的故事全是“文革”的时候怎么整人的故事。他看问题的方法，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还陷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出来。这个极限阻碍了他，致使他的企业没有走出去。照理说他在做成了第一单飞机贸易以后，如果能把企业做得像个企业，而不是像个社团，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同样，1999年以后，当企业面临转型时，我发现我的语言系统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原来是在机关里做研究的，对传统的这套语言系统非常熟悉。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和王功权几个哥们儿用的都是这套语言系统，后来我们发现这样有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上商学院，然后到国外去学习，把语言系统调整过来，不用政治语言来谈公司的事，而用商业语言来谈。这样，在讨论问题时，我们和后来进入公司的人用的就是同一套语言系统，公司就越来越像公司了。如果你用政治的语言系统来谈你的生意问题，别人就会感觉你像个社团，不是谈买卖的。

所以，企业能否突破增长极限，和企业家自身的能力以及企业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能力容易提升，比如你不会用电脑可以学，不会用互联网也可以学，不会什么都可以学。但价值观等这些软的东西，是比较难改变的。作为创业者，我建议大家用更多的时间来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视野更宽阔，经验更丰富。

有这样一种说法，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什么意思呢？20多岁的小伙子天天玩，如果你能拿点儿时间来思考，就会变得深沉一点儿，就会比别人有竞争性一点儿。等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的交友模式基本上已经固定了，而且很难交到新朋友，容易被所谓的经验束缚。通过跟别人一起玩，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同年龄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玩，你很快就会改变。而且，在玩的过程中，你能了解很多自己行业以外的事情。所以，大家参加一些公益组织、社会组织也好，和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人交流也好，包括去一些学校听课，都会对改变自己有很大帮助。这么多年来，学习一直是使我受益最大的一件事。

拼爹不如拼自己

当年海南有近两万家公司，几乎都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公司刚注册的时候，排在倒数前十名。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活下来了，别人却死掉了呢？第一，我们的爹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就是个普通人，是老百姓，我们不是靠爹的。那些爹很牛的人跑哪儿去了呢？没了。第二，我们得到了什么特别的支持吗，比如给了我们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有什么特别的机遇吗？大家都处在那个时代，机遇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认为我们活下来的原因就两条：第一条是学好，我们没想干坏事，就想把事情往好里做。所以，我们受委屈就受委屈，晚点儿挣钱就晚点儿挣钱，我们坚持不干坏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值观。第二条是学习。因为我们的爹不行，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比爹行，怎么办呢？学习。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停地学先进，到处去访问，去向好的企业学习。有趣的是，凡是当年很认真地跟我们讨论问题的企业，今天都发展得很好，仍然是我们的榜样；凡是很牛的、不待见我们的企业，今天都垮了。所以，创业者想获得成功，就要做到两点：第一，安分守己；第二，勤奋好学。

我举几个例子。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王石，我和王功权去拜访他，在他那儿谈了一下午，谈的都是正事，企业的事。谈完就完了，他连饭都没请我们吃。另一家公司，那个哥们儿牛，不仅请我们吃饭，还带我们去夜总会。当然，这家公司现在没了。

我们第一次见柳传志的时候，柳传志也是非常认真地和我们交流。1993年，我去找他，愣是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说要见他。他说，你们怎么像孙悟空一样又从海南回来了，还一下赚了这么多钱呢，我得听听。结果他就带了五六个人到保利来跟我们交流，来听我们的故事，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因为本来是我们要向他请教的。后来我们和联想之间建立起了很好的交流互动，每年我们都会做很多交流，他们就像我们的导师一样。

还有一家公司的老板也非常有意思。那时候我要求见他，他说他忙不过来，他要见伟大的人，我们那时候都是20多岁的小孩儿，他不见。不见我们也没办法，结果过了一年多，他又说见。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厅里，他坐在那儿像首长一样教育我们，我们几个人显得特别猥琐、特别小。当然，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朝不保夕了。

还有一家公司，当时在海南也很牛。这家公司最有意思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内部盛行斗地主，当时叫锄大地。我们四五个人去见他们的老板，这个老板不守时，说好上午10点，结果到了11点多才见我们，让我们哥儿几个等了一个多小时。进去以后，他坐在大班台后，我们几个坐在沙发上跟他谈，隔了20多米。当然，这家公司后来也没了，董事长被枪毙了，这个老板也坐牢了。

这么多年以后，我想明白一件事：我们去学习，并不是只有正面的事情才会对我们有帮助，有时候反面教材也能让我们受益。我们现在特别愿意跟大家沟通，对那些跟公司联系、跟个人联系的年轻人，我们都特别认真地对待。原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就看你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什么位置。你把心态放低，谁都是你的老师；你的心态放得高，你就是所有人的老师，最后你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讲要“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通过自我改造、自我学习来突破创业者的心理瓶颈。行走也好，交朋友也好，我觉得创业者要拿出很多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

中国的企业家学习的形式有很多。我在长江和中欧商学院上了CEO班之后，我们这些同学成立了华夏同学会，马云等一些很有意思的人都在里面。我们每年会组织两次非常认真的学习，讨论当下的一些重要的企业发展案例和趋势。在这个环境里，我感觉自己有很大的提升。只有通过学习，创业者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改变企业的价值观，使自己不成为公司发展的障碍。